

台州文獻叢書

〔清〕宋世榮 輯

台州叢書乙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台州文獻叢書

〔清〕宋世榮 輯

台州叢書乙集

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台學源流

〔明〕金賁亨 撰
徐三見 點校

點校說明

《台學源流》七卷，明金賁亨撰。

金賁亨（一四八三——一五六四），字汝白，台州臨海人。賁亨「幼端重，異凡兒」，及長，「力踐精思，不以傾刻自懈」。正德二年（一五〇七）中舉，得與仙居應大猷同入南京國子學，初聞海寧許杞山之學，「遂毅然以聖人爲可學」。正德九年（一五一四）登進士，授揚州教授，教諸生以冠婚、喪祭、射禮、釋奠、樂舞，導士以「聖賢」之學。任滿，補南刑部主事，嘉靖初轉員外郎、郎中，此後歷任江西按察司僉事、貴州提學僉事、福建提學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等職。賁亨早年姓高，蓋因其高祖福德幼年喪父，隨其母改嫁高姓使然，致仕後上疏恢復金姓。

賁亨「德性淵凝，襟懷冲淡」，其學陸、朱兼取，調停於兩者之間，不作偏頗之說。在江西時，選諸郡志行可稱之士數十人入白鹿書院，親自講學，「諸士多所興起」。在福建時，正秩祀，修禮教，建道南書院，「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以身爲教，後文先行」，又擇其最優者入養正書院，「相與推明洛、閩微旨，……以至於聖人」。調任時，閩中士人無不歆覲流涕，如失父母，乃至四次至京伏闕請留，朝廷未予批准，遂建生祠以「紀思」。歸里後，雖已年逾五

十，但依然「奉親力學」，不稍中輟，「年過八十，猶正襟端坐」，每勉子姓以知學，後輩每有請教，輒諄諄善誘，造就良多。其為人嚴於律己，一遵於禮，「言動有紀，細過必錄，以心爲師，以勇自克」，因取周敦頤「一爲要」之義題其齋室曰「一所」，學者尊爲一所先生。所著書除《台學源流》外，尚有《學書記》、《學庸議》、《道南錄》、《象山白沙要語》等。

《台學源流》七卷，係對台州理學人物的全面詮敘，內收班班可考者三十八傳，疑似無考者一十五人，始自宋之徐中行，迄於明之陳選，傳其生平，述其趣旨，是一部研究台州理學源流的專著。不過，金氏在收錄上大體限於程朱理學一系，像屬於永嘉學派的南宋學人陳耆卿，無論其人品、學問，在台州歷史上都屈指可數，但金氏並未收入。對於宋、明諸儒，金氏除了在傳中作系統敘述外，還於各卷之末綴以評語。全書脈絡分明，覽而即得，對於我們今天瞭解台州宋明理學的紹承關係極爲便益。

《台學源流》著作之緣起，乃發端於明初之方孝孺（一三五七——一四〇二），孝孺與邑人許繼（字士修）有書云：「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勒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考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修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也。」然方、許均爐竈未起。後來賁亨好友趙淵（字宏道，號竹江，亦臨海人），欲繼其事，惜亦賁志以歿。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三月，金氏宿趙淵墓側小軒，「惕然有感，不揣荒陋，遂歸圖之」。於是「咨耆宿，考傳志，搜剔遐隱，凡十有八月而書成」。次年八

月上旬告竣。是書《明史·藝文志》作二卷，《千頃堂書目·傳記類》作二卷，《儒家類》則作七卷，《澹生堂書目》亦作二卷。明似無刻本，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時浙江巡撫亦以寫本貢入。《台學源流》後被四庫館臣編入《四庫存目》，其《提要》有云：「賁亨字汝白，臨海人，初冒高姓，正德甲戌進士題名碑之高賁亨，即其人也。官至江西提學副使。是書敘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陳選，凡三十八人，各爲之傳。其疑而莫考者，又有十五人，各以時代類附姓名於傳末。其傳雖多採《晦庵文集》、《伊洛淵源錄》諸書，然賁亨當明中葉，正心學盛行之時，故其說調停於朱、陸之間，謂朱子後來頗悔向來太涉支離，又謂朱子與象山先異後同云云，皆姚江晚年定論之說也。」

宋世榮（一七六五——一八二一）曾擬將《台學源流》與金賁亨的另一部著作《道南書院錄》一並刻入《台州叢書乙集》，不知是一時未找到好的底本，抑或尚未開刻即身歸道山，導致《台州叢書乙集》未成全帙，終成莫大憾事。這從《中國叢書綜錄》的著錄中可以得到證明。《叢書綜錄》在《台州叢書乙集》條目下所列《赤城志》、《赤城集》、《滇考》三種著作均標有刊刻時間，而列於最後的《道南書院錄》和《台學源流》兩種則刊刻時間空缺。一九三七年，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展出《台州叢書》甲集四種，乙集僅三種，所缺當即《台學源流》與《道南書院錄》兩種（詳《文瀾學報·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載》）。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一是「同治己巳同善會補板」本，二是「光緒壬午陳樹桐補版」本，二者均爲賁亨裔孫文煒所刻。前者

收入《四庫存目叢書》，後者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台學源流》的初刻確切時間尚不得而知，推斷應在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宋氏卒後的一段時間內。刻成後又似乎並未立即印行，板藏於家，到了同治年間，書板已有崩壞，於是同善會於同治己巳（八年，一八六九）補板印行。補刻的底本，據郭協寅所撰書後跋，似為傳抄本。係郭氏從賁亨裔孫文衡處借抄，並「細為勘正」，後適逢文衡弟西園茂才（即文煒）欲為梓刻，「因出所藏，以贊其成」。時隔十三年，即光緒壬午（八年，一八八二）陳樹桐又再次予以補板印刷。比較兩個補版本，有以下不同：一是同治補板本書後有台州知府劉璈識語一百八十餘字，光緒補版本無之；二是卷六末尾「其抱有儒術，事胡元而力不足以變夷者，概勿錄，以竊附遜志先生正統、變統之義」數十字，後者亦佚；三是卷七《方遜志孝孺》篇中「謂篡臣女后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句中之「女后夷狄」四字、卷七末尾「噫今□台猶昔也」之「噫」字，光緒補板本皆成缺字。除此之外，均無不同。

此次點校即以同治補板本為底本。此本左右雙欄，上下單欄，白口，單魚尾，魚尾刻於版心上端，下端有「裔孫文煒」四字，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

《續台學源流》不分卷，目錄四卷，清吳觀周撰。僅有稿本傳世，現存臨海市博物館。

吳觀周，字幽農，台州太平人。生平履歷不詳，據書皮自題，知其嘗在本邑澗橋一帶做

過學館先生。著述除《續台學源流》外，尚有《家禮從宜》五卷、《太平鄉賢事略》四卷。民國《台州府志》卷六十八《藝文略》五於《續台學源流》條云：「國朝吳觀周撰。自明謝鐸至國朝陳寬居凡二十七人，人各一傳，傳末注明所據書，一如金賁亨之例，惟金書略分派別，加以案語，此則以時代爲次，雖泯門戶之見，未免派別之淆。今存原稿。」近代臨海學者項士元先生所編之《台州經籍志》失收，黃巖王舟瑤先生遂在《台州經籍志》（臨海市博物館藏本）卷十書眉上補述云：「《續台學源流》一卷，清太平吳觀周撰。所載明則太平謝鐸、仙居王純、黃巖王啟……凡廿六人，採擇未精，掛漏亦多，殊暗源流，遠遜金氏之書。有稿本。」由此可知，《續台學源流》存在着明顯的缺陷，究其原因，一是學識所致；其次是資料所限；三則尚屬初稿。書中所收，《台州府志·藝文略》稱二十七人，王舟瑤先生謂二十六人。前者之二十七人是據卷首目錄，王舟瑤先生謂二十六人則是因爲目錄雖標有二十七人，但其中卷一之「章明經文錄」與卷二之「王定庵光」均有目無文，減去二者，則爲二十五人，但卷二的「王明經雲」與之相反，偏偏有文無目，回加一人，應是二十六人。民國《台州府志》的纂輯者和王舟瑤先生所見的稿本可能時間較早，因爲我們現在看到的稿本又增補了九人（其中應良已見於卷二，係重複），其實際人數爲三十七人（包括有目無文、有文無目，應良算一人）。又，書中卷四與增補之間有補記云：「己亥冬，得天台張上舍廷琛書，言陳恭愍以前，陳獻肅、王靜學諸公當爲補編，恭愍以後，如黃巖黃文毅、仙居張圭峰、吳忠恪諸公，俱宜續編。」己亥

爲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張廷琛給吳觀周的信札中意謂：陳選以前當增補宋陳良翰（謚獻肅，臨海人）、明王叔英（黃巖人），陳選之後應增補黃巖的黃孔昭、仙居的張儉和吳時來（俱明人）。吳氏雖錄此數語，但終未補編。不過，張廷琛所稱之「陳獻肅」是宋代人，與吳氏的「續」作本身體例不合。再則，陳良翰生平剛直極諫，然不右理學，即欲補入金賁亨之《台學源流》，恐亦未必合乎金氏之本意。由於此書屬稿本，故著者除對內容數作改動外，還對某些事和人有所考證與注釋，俱書於眉頭，大多都有一定的價值，此次均引入校勘記中。又天台張廷琛亦有校語數條，也於校記中採用。還有稿本內容與目錄之序次也不完全對應，從目錄批改的筆跡可推斷，著者起初按自撰目錄序次撰文，後來又在目錄上依人物時代先後調整，重標序號，正文未及變動。此次整理時，目錄與內容均按其調整目錄所標序號重新編排正文。再者，目錄卷二之「應尚書」、「章明經士麟」、「王明經雲」三人，原皆有文無目，今則依其書中序次補目。又《增補》之九人不見於目錄，原文排序依次爲何紘度、葉舟、黃綰、戴蒙、應良、葉良佩、趙同條、王宗元、胡坡，前六人係吳觀周自補，後三人乃張廷琛所補。戴蒙、黃綰、應良、葉良佩、趙同條、王宗元、胡坡均爲明人，何紘度、葉舟則生活於清代，今按時代先後重新排列。要言之，此書雖未定稿，缺點也十分明顯，但其對於我們瞭解台州理學之流變，得見「台學」之全貌，還是有所裨益的。再則，稿本深藏，人莫之覽，終是憾事，今整理面世，亦意義深遠。

《台州叢書》乙集未收《續台學源流》，由於上述緣由，今一併收入，附於《台學源流》之後。

此次點校，文字均以底本爲據，屬明顯錯字者，徑予改正，並出校記。避諱字如「玄」改作「元」（避康熙諱）、「弘」改作「宏」（避乾隆諱）亦恢復原字，於校勘記中加以說明。其「己」、「巳」、「已」及「間」、「閒」等底本概不區別，今據文意稍加區分，以便讀者。概而言之，《台學源流》、《續台學源流》是台州古代以程朱理學爲主體的儒家學派的專門列傳，儒學乃中華文化之中堅，作爲一部區域性的學派專傳，其史料價值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今點校出版，獻諸同好，惟祈指正。

徐三見

二〇一二年六月於臨海東湖之濱

總目

點校說明	一
台學源流	一
台學源流人物簡表	四七
附續台學源流	五三
續台學源流人物簡表	一〇七

目錄

台學源流原序	金貴亨	三
卷之一	徐真定中行 徐溫節庭筠 陳宗正貽範	五
羅提刑適		
卷之二	石克齋磐 應艮齋恕 徐竹溪大受	九
卷之三	林筠州鼎 林草廬肅 趙訥齋師淵 趙判府師郾 趙遠庵師夏 杜南湖燦 杜方山知仁 潘典教時舉 林叔恭恪 郭正肅磊卿 杜貫道 池進士從周 吳謙齋梅卿 趙然道師雍 趙詠道師葢 杜清獻範	一三
卷之四	王石潭賁 胡思齋常 戴泉溪良齊	二五
卷之五	車玉峰若水 黃壽雲超然 周太學敬孫 陳古堂天瑞 楊簡齋珏 楊樵寄琦	二九
卷之六	戴蠡翁亨 楊浦城明復 董克齋楷	三五
卷之七	郭暢軒櫝 方遜志孝孺 陳克庵選 郭協寅跋 劉墩跋	三九
台學源流人物簡表		四七

台學源流原序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吳，二三君子始以幽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概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爲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其墓，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于是二先生名用益顯，搢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庵，麾其徒杜良仲輩往師之，若昔之徹皐比者，于是有識之士，覲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景濂氏稱「晦庵傳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間若趙然道昆弟，則又兩遊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往，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晦庵，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相傳授，迄于今不衰，此其功也。嗟乎！台一也，而產英毓賢，後先頓殊若此，豈斯道在人，有唱斯和，元氣之會，不屯極、不大亨邪？夫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爲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其不同與？壹是以聖人爲宗者也，取權衡于吾心，觀低昂于洛學，庶幾其不爽哉！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爲鄉閭法式。」不幸不果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爲之，亦復齋志以沒。嘉靖戊申春莫，余往寓竹江墓側

之小軒者信宿，迺惕然有感，不揣荒陋，遂歸圖之。咨耆宿，考傳志，搜剔遐隱，凡十有八月而書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沾大賢之化，爲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俾後之人有所觀法，而因流溯源，以不迷于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修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爲卷七，爲傳三十有八，其疑而莫考者又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于各卷之末，綴以鄙言，并用取正于有道君子云。歲己酉秋八月乙巳，後學臨海金賁亨謹書。

台學源流卷之一

徐真定 徐溫節 陳宗正 羅提刑

徐真定，名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幼入鄉校，有雋聲。其父賢而知教，比長，遣之遠近求師，因至京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已而聞胡安定講道蘇湖而心慕之，會其徒劉彝于邸舍，得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一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誦先聖書必冠帶，開卷有會意處錄諸壁，而時玩味焉。閉門却掃，歲或一出，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居父喪哀毀逾禮，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内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遠近來學者日益衆。其爲教，必自灑掃應對，窮理修身，以達乎治國平天下，俾循其序，以不失其性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其友羅提刑適嘗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李守諤又以八行薦，躬率僚吏，安車禮遣，終不就。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先生每聞輒淚下，于是去之黃巖，盡毀所爲文，變易冠服，徜徉委羽山中，樂其所自得。

者終身焉。及卒，門人尊之曰真定先生。陳忠肅公瓘錄其行事，比之山陽徐仲車。子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庭筠克世其學云。（見《宋史》、《郡邑志》、《赤城前、後集》、《尊鄉錄節要》）

徐溫節，名庭筠，字季節，真定先生第三子。自幼有高識，服父訓，師慕洛學，讀書不事章句，必體諸身，終日危坐無惰容，夕不寢不脫巾，旦必巾而後起，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服闋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事無細大，必誠必敬。接人無貴賤，必和必恭。與人言必依于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二」，一善可取，稱讚不容口。平生潛德，粥粥若無能者。嘗曰：「君子爲善，無愧于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時秦檜當國，科場試《中興歌頌》，先生嘆曰：「今日豈歌頌時邪？」條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則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有詔舉人凡五上春官者與嶽廟，先生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則曰：「吾嘗草封事，謂嶽廟冗食無用，雖不果上，心既非之，可躬蹈耶！」乃深衣幅巾，放迹田里，終身不復至城府，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援洛人獻地康節故事，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歸之，皆笑而不願。嘗咏竹，有云：「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其風致可想見矣。尤守衰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及革，語其子曰：「吾惟『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語畢，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五。門人尊之曰溫節先生。石南康子重誌其墓，